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家庭风波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家庭风波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胡焕 胡敦焕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DRÉ MAUROIS

Le cercle de famille

Editions Bernard Grasset 1977

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1977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蔡明忠

封面设计：高荣生

•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

家 庭 风 波

〔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胡 敦 焕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 插页：2 字数：221,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10003·041 定价：2.00元

内 容 提 要

《家庭风波》（原名《家庭圈子》）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的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它以本世纪30年代前后的法国社会为背景，用犀利的笔触和愤世嫉俗的情感，鞭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狡诈、冷酷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世俗偏见以及它摧残人性、腐蚀青年、扼杀纯真爱情的罪行。

主人公戴妮丝是这个时代的叛逆者。她从小生活在一个缺乏感情、充满虚伪的资产阶级家庭，感到自己如同关在笼中的鸟儿，因而逐渐萌发了憎恶世上的奸诈和阴谋的思想意识。生活的不幸和感情的创伤，使她认识到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所承受的痛苦是永无止境的。为了逃离和改变那个世界，她愤然离家出走，去寻求自由的生活和奋斗目标。然而，在那个肮脏的世界里，尽管她奋力进行了搏斗，但终究无法摆脱人生的痛苦和社会网的束缚。她心灰意冷，感到自己是被扔到沧海中的一粟，在世人和世事之中晕头转向，颠沛流离，被碰撞得满身伤痕。最后她不得不同那些资产阶级的政客、财阀为伍，并重新回到那个她曾经要冲破的家庭圈子里。

小说发表后曾再版多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作者莫洛亚不仅以写小说称著，也是一位出众的传记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侨居英、美等国，从事反法西斯活动，他一生中著述甚多，深

得知识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和钦佩，被誉为“法兰西文学皇冠上的一串耀眼明珠”。1938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并成为法国知识界“四十个不朽者”之一。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孩童时代的一些记忆，并不象成年时期那样能一一按时间顺序分门别类，而多半是些断断续续的孤立印象。与这些印象有关的各个方面则忘得一干二净了。因而，记忆中的那些人物就显得与我们本身大不相同，他们之中的许多身影对我们来说竟感到甚为陌生。但也有些人，在我们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能使我们从他们的现实存在中认识到他们的那些实实在在的过去。就象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时，虽然不可能去体验在教会和朝廷的统治下农夫们所遭受的奴役，虽然无人对此作出任何阐述，但在留心观察我们的村舍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逝去之后怨恨犹存。故此，在我们现时的感觉中，就会产生一些莫明其妙的反感和作出某些有偏见的判断。我们就是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来认识 30 年前的一次由强到弱的波动的，那次波动震动了我们上一辈中的很大一部分人。

戴妮丝·埃尔潘心中最遥远的记忆，是有一天在海边的情形。一连好几年，她母亲埃尔潘太太每到夏天都要在靠近诺曼底省^①的波兹瓦尔租赁一栋别墅。“我主要是为我的孩

① 诺曼底省，法国旧省名，位于法国北部。（本书所有注解均为译注）

子租用的。”她对入这样宣称。那栋房子叫“蜂鸟别墅”。20年后，戴妮丝重返那里，还看见它那锯齿般的木制飞檐上，有着心脏和条带形状的饰物；棕色的木梁，有的倾斜，有的垂直地插入砖墙之中；阳台的四周装有玻璃窗；摇动一下铃铛，花园的大门便打开了；窗台上的铁制大花盆中是一些半枯萎的天竺葵，里面不时散发出泥土和花叶腐败的气味。

那天，戴妮丝身穿红色汗衫，手撑着铁铲，站在她刚挖过的靠近墙根的土坑旁，双目凝视着大海。被大风卷起的层层乌云，在绿色海面上如同黑色幽灵在跑动，在接近海岸的水面上，这些幽灵的阴影则变成了沙土般的颜色。海潮退下去了。土坑的前面呈现出一大片卵石和碎贝壳地带，赤脚走在上面是会刺伤脚板的。再远一点，便是一片光滑而坚固的沙丘，美丽的几何曲线形流水蜿蜒曲折。在那些流水底下，沙子凸凹起伏，形成结实的波浪形状。戴妮丝非常想赤脚试试它们的硬度，于是丢开铁铲，径直向水洼地跑去。“戴妮丝！……”一声大喊使她停了下来，她缓慢地朝回走着。

吕尔斯·卡兰东当时的心情很不好。在同意接受埃尔潘家中的家庭教师工作之前，她曾教过蒂昂热伯爵家的孩子，这位伯爵在韦斯贝热拥有一座城堡，一家人每年要在比亚黑茨^①度过四个月时间。而这个埃尔潘家是那种没有小汽车的外省小资产者。吕尔斯·卡兰东原是福尔卡斯托^②的一位食品杂货店主的女儿，她的愿望就是在接近50岁时能重返英国，去经营一座家庭式的膳宿公寓。在法国，她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同那些富家阔户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① 比亚黑茨，属法国比利牛斯一大西洋省，疗养胜地。

② 福尔卡斯托，英国一港口城市名，濒临英吉利海峡。

1900年前后，这片海滩还是一派乡村景象，她在这儿从未碰到过其他英国女郎。迫于谋生，她以保姆似的身份在这儿安下身来。她认为整个世界应对她的低下地位负责。孩子们的卧室极为窄小，除卧室外仅有一个浴室。戴妮丝变得很叫人心烦，她总是不愿把她的玩具借给妹妹洛洛特和贝贝玩。“你是个非常淘气的女孩子，我要把你的做法告诉你妈妈……”吕尔斯用英语说道。戴妮丝坐在一旁生气。她怎么能把她那起名为“欧拉妮”的铁铲借给洛洛特呢？对她来说，这铁铲是一个活活的小生命啊！所有的玩具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称呼。皮坐垫叫做“塞巴斯蒂安”，小水桶叫做“吉波雷尔先生”。因为蓬一德一勒尔市的老园丁刚来这里栽种了上百盆秋海棠和天芥菜，所以戴妮丝就给小水桶起了这位老园丁的名字。戴妮丝坐在她挖出的土坑旁边，顺手抓起一把滚烫而细软的沙子，让沙子从指缝间滑下去。当沙子中含有一个小石子或一小块贝壳时，她就收拢手指将其捏住。海水在往上涨。戴妮丝看见层层波浪由远处滚滚而来，沙滩上铺上了一层白色的泡沫；而当海浪下落时，那沙滩则象一只刚沐浴完毕的发亮的海豹。左边，数条捕鱼小船正在粼粼发光的海面上向狄威斯和卡布尔方向划去。戴妮丝心想，她本来很喜欢登上这些小帆船在海面上乘风破浪，可“那些大人们都是些不讲道理的坏家伙”，是不会让她这样去玩的。

在戴妮丝身后，吕尔斯背靠更衣室正编织着毛线，她的头贴着搭在肩上的毛线衣，用法语对凯内家中的那些孩子称之为“小姐”的戴妮丝说道：

“如果我想讲讲我所见到的事情的话……她是一个坏女人……她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给那男人写信上……”

戴妮丝知道，吕尔斯是在讲她的母亲。她边听边继续用手指筛着沙子，她身边渐渐积起了一个尖削的小沙丘了。

快到6点钟，吕尔斯说该回家了。她一只手推着贝贝的小车，另一只手牵着洛洛特。戴妮丝拖着铁铲走在她们后面。铁铲在沙石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响声，戴妮丝知道这种噪音会使吕尔斯不高兴。她不喜欢穿鞋，她喜欢赤脚走在碎石上所引起的那点不舒服感。当她光着脚丫子踏上别墅的台阶时，感到被虫蛀了的木板还是烫人的。她希望能马上洗个澡，好让满身的沙子掉下来沉入水底，形成一个小小的海滩。

第二章

埃尔潘太太躺在一张帆布椅上看书。她的双手用手套保护起来了，她很怕海风吹坏了她的皮肤。她身穿一件长大的粉红色晨衣，晨衣镶有宽宽的褶边，衣袖在靠近肩膀的地方是鼓起来的；在小腿的上方，衣服边上手风琴式的褶子就象一把打开的折扇。她靠在帆布椅的靠背上，一把女式白色阳伞插在地上，如同一幢齿形图案的小房子，遮掩着这位读者的漂亮脸蛋。戴妮丝一步步登上灼热的台阶，面对着这清新而又高雅的场景，她感到惊奇、兴奋。两个小妹妹走得很慢，她们虽在不停地迈动着小步子，其实还是踩在原来的地方。戴妮丝快步超过了她们，她为了拥抱母亲，直朝埃尔潘太太跑去。

“戴妮丝，你的铁铲！……”埃尔潘太太说道。铁铲吱嘎嘎的响声使她的注意力离开了手中的小说。

她注视着身穿红色汗衫的小女儿，女儿一下子停在与她粉红色褶子一般高的地方。

“你的手满是沙子，”她说道，“去洗一下……晚安，吕尔斯……我有一大堆信要写，没有时间到海滩去看你们……今天过得愉快吗？”

“一点也不愉快，太太。”吕尔斯说道，“戴妮丝又不愿把坐垫给洛洛特。”

“戴妮丝，真的，近几个月你真叫人无法忍受。”埃尔

潘太太说道。

“可是，妈妈，我不能把‘塞巴斯蒂安’给洛洛特，它讨厌她呀。”

“别说傻话了，”埃尔潘太太说道，“你已经不小了……你应该做个好样子……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你们快乐；我到海边来是为了你们，可你总是想方设法叫我不痛快。”

“没道理。”戴妮丝说道。

“谁没道理？”埃尔潘太太说道，“……即使你不愿为吕尔斯或你的两个小妹妹那样做的话，为了使我能愉快一点，也该听话一点嘛。”

戴妮丝盯着平台上的砖缝，许多蚂蚁在里面爬着。

“没道理。”她重说了一遍，接着垂下了眼睛。

埃尔潘太太叹了口气，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拿起了她的小说。吕尔斯同三个孩子默默地登上陡峭的楼梯，冷杉木楼梯栏杆上的清漆粘了她们一手。当女仆欧仁妮和吕尔斯正在给小家伙们准备洗澡时，戴妮丝清理起她抽屉里的宝贝玩具来了。家里人没允许她从蓬一德一勒尔家里带来她的所有玩具，但她至少有了几件最珍贵的东西：交织着黄金丝的一块薄纱布，打坏了一块手表，几张有轨电车的旧车票和一本集邮册。她总是趁妹妹们洗澡的时候才玩这些东西，因为这时吕尔斯不会在她面前罗嗦：“玩具是属于大家的。”从而强迫她把集邮册给总爱乱撕一气的洛洛特了。一会儿，她听到啪啪作响的声音从浴室里传出来，就忙跑进厨房里。当埃尔潘太太的贴身女仆欧仁妮成了吕尔斯的“知己”之后，女厨娘维克托里娜便成了她的朋友了。她要戴妮丝离开她的身边，说道：

“您怎么老在这儿围着我打转？”

戴妮丝觉得呆在厨房里挺自在。呆在这儿如同呆在海边的深处，这儿好似一个避难所。厨房里笼罩着一股热气。维克托里娜在炉灶旁欠着身子，她那肥大的乳房在蓝色粗布短上衣里晃动着。戴妮丝很喜欢维克托里娜，这位女厨师曾教她如何把巧克力和咖啡磨碎，还教她唱《小萨瓦^①人》的歌：“啊，我的孩子，动身到法国去吧……”维克托里娜有时候也生气，但她生气时使人觉得既热烈又温和。在戴妮丝看来，她生的气就象家里那个漂亮的“火锅子”的热气一样。

“维克托里娜，我们晚餐吃什么呀？”

“快走！”维克托里娜说道，“……今晚你们不同你妈妈在一起吃饭……你们有汤、菠菜和糖煮水果。”

“说假话，”戴妮丝说道，“……我看见烘炉里有一个草莓馅饼和一只烤鸡呢。”

维克托里娜用一个很不高兴的动作关上了黑色烘炉门。

“留神有人瞧见你了，”她说道，“……那些东西不是给你们几个孩子吃的……行了，你快走吧……你一来就惹得我心烦。”

戴妮丝从维克托里娜的口气里明白了，那个馅饼和那只烤鸡是要发生某件秘密而有罪过的事件的征兆。尽管只有六岁，她就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因知道了这件事而产生的畏惧感。她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厨房。从微开的门缝里，她瞥见餐厅的桌上放着几束鲜花。看样子家里正在为一次宴会作准备，而她却被排斥在这个宴会之外。走到楼梯

① 萨瓦，法国东南部地区名。

口，她听到吕尔斯的喊声：

“戴妮丝！……这孩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吕尔斯，”接着又是肥胖的维克托里娜的喊声，“把戴妮丝带走……顺便把这两份菜拿去。”

维克托里娜站在厨房门前与英国女郎吕尔斯交换了一下诡秘而轻蔑的眼色。穿红汗衫的女孩子瞧见了她们的这一举动，她永远也忘不了这瞬间的情景。

“快点，”吕尔斯对戴妮丝说道，“你妹妹都收拾好了……维克托里娜，孩子晚餐吃什么？”

“菠菜和糖煮水果。”维克托里娜答道。

“天哪！”吕尔斯嚷道，“……我去跟她说说。”

说罢她朝走廊那边走去，戴妮丝听到她的指责声：

“孩子必须吃点好的，我不能把她们饿死。”

吕尔斯转来后把戴妮丝带到二楼，她气呼呼地对欧仁妮说道：

“她真是个好母亲，一心只想她自己。”

欧仁妮面部干瘪、尖瘦，充满蔑视的神情；她拿来几件深色的全丝府绸罩衫；她那高高的领口上用白色的细麻布镶上了一条滚边，胸前别着一枚穿线的缝衣针。戴妮丝脱掉了她的红汗衫，问道：

“那整个馅饼给谁吃呀？”

“永远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吕尔斯说道。

她怒气未消地用肥皂擦洗戴妮丝的脖子和耳朵。

第三章

饭后，三个小孩立刻上床睡觉了。“这是因你们白天调皮过度了。”吕尔斯说道。戴妮丝知道，只要吕尔斯晚上想到游乐场去，她就要给她们这种处罚。但吕尔斯并没有换衣服，还是穿着她那件蓝色麻料连衣裙。戴妮丝闭着眼睛躺着，她竭力想弄懂发生的这些事情。她回想起昔日母亲是如何爱她。每到星期天早上，就有人把她抱到父母亲睡的床上，父亲教她吹掉一只可以打开的金表里的灰尘，母亲让她玩着她那编成长辫的黑发。当欧仁妮送来早点时，戴妮丝便得到允许把一块方糖放在咖啡里。甚至在大白天，妈妈还象一个小姑娘一样坐在地毯上同她玩耍，看着她做“办家家”^①的游戏。后来洛洛特出生了，紧接着贝贝又出世了。她再也得不到爱抚，而总是遭到训斥。

太阳升得老高，吕尔斯来到卧室时戴妮丝还睡在床上。其实她夜里并没有睡好，她半夜醒了。当时，一束明晰的光亮透过窗户，照射在卧室的三张床上。那是一种混合光，有月光——清淡、乳白色；还有另一种光——强烈、极白，是从走廊那边射过来的。窗下传来唱歌的声音。为了听清楚，戴妮丝翻过身子，把下巴搁在一只手肘上。她很爱听她妈妈的歌喉。当她两岁多一点的时候，只要听到钢琴声从客厅里

① “办家家”，儿童模拟做饭的游戏。

传出来，她就赶忙闯入客厅恳求说：“妈妈，唱呀。”她最喜欢叫她听了就流泪的那几首歌曲，例如《手摇弦琴的演奏者》就是其中之一。3岁时，她就能哼舒曼和勃拉姆斯的曲子，并表现出了极好的音乐记忆力，于是她母亲就让她学弹钢琴。她的进步迅速异常。半年后，当她母亲唱《陪伴即是她的力量》时，她便可伴奏了。

“戴妮丝真是极好的音乐苗子。”埃尔潘太太对人这样夸奖道。

“有您这样的母亲，怎么不会有这样的孩子呢？”蓬一德一勒尔的人们都这样回答她。

这半夜里的歌声，在宁静中传到了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一股金银花的清香从花园里向卧室飘来。两个妹妹都睡着了。戴妮丝蜷缩在床上，心想自己往日最乐意独个儿呆在母亲身边听她唱歌。优美的歌声在继续向四周传播。她听不懂整个歌词，但她听到其中有这样一句：

“……在宽阔的柱廊之下。”

“柱廊”使她想起了上体操课的时候，她同凯内家的孩子们一起在大花园里玩耍的情景。秋千和吊环就是悬挂在一根横架^①上。她想起了秋千的摆动和吊环发出的吱嘎声，想起了她的好朋友安托万·凯内。接着，她又听到了唱歌的声音。美妙的歌声使她不安起来。她母亲正在为谁这么卖劲地歌唱呢？谁在给她伴奏呢？

“海浪卷动了蓝天的映象……”

隔壁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吕尔斯完全象一个睡着了的人那样呼吸着。戴妮丝留心地听了一会儿吕尔斯的呼吸声，然后

① 法语中柱廊与横架同属一词。

采取了一个果断的行动：她掀开被子，翻身下床，欠着脚，悄悄朝窗口走去。天竺葵栽培箱里散发出泥土和花叶腐烂的气味。夜空象一块美丽绝伦的深色天花板，星星在上面不停地闪烁。远处，细浪轻轻地拍打着砂石，发出揉搓薄纸的那种响声。当她贴近窗台上的鲜花旁时，看到过道门上的大玻璃被金属框分隔开了。她母亲靠着钢琴站立着，她身着浅色连衣裙，双肩裸露。一个男人正坐在凳子上弹琴，但戴妮丝只能看到他的背部。他那肥厚的颈背支撑着一个圆圆的脑袋，脑袋被红棕色的头发围了一圈，秃顶，顶部粉红色，光溜溜的。埃尔潘太太的一只手放在倾向钢琴的男人肩上。

“……唉，孤唯的思念之情越来越深，

隐秘的痛苦使我倍受煎熬。”

歌声大得连天上的星星也听得见。唱完后她象死了一般。那男人轻轻拿下埃尔潘太太放在他肩上的手，掉过头来用嘴唇紧紧地吻着她那裸露着的肌肤。看到这里，戴妮丝害怕了，她赶紧离开了窗户，蹑着脚回到自己的床上。没有任何人讲过会有客人来访，这个男人是谁？烤鸡、草莓馅饼和桌上的紫罗兰就是等他的到来？为什么维克托里娜和吕尔斯在说“双份饭菜”时相对神秘一笑？她正思索着，突然发现一个黑影在靠近窗口的地方摇晃。她吓坏了，小声地喊了声“妈妈”！后来她才看清，那是她的红汗衫，是吕尔斯为了干得快些而挂在那儿的。窗口下面，钢琴又弹奏起来了。戴妮丝真羡慕他们娱乐时的这种宁静气氛。这次唱的是一首她不熟悉的歌曲。躺在床上，她再也听不清歌词了。她叹了口气，翻了个身，用手捂着耳朵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她想起了半夜里所见到的情景，但她对吕尔斯只字未提，也没有对她妈妈谈到这事。到海边玩耍时，

她坐在沙子堆成的“堡垒”上面，还在回想那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颈背和她所听到的那些陌生歌词。她低声唱起了“在宽阔的柱廊之下……”

从海滩回来后，她注意观察母亲是不是变得有点异样和激动，但跟前一天一样，她穿着一件普通睡衣，象一把粉红色折扇似的躺着。这天，戴妮丝一直很不听话。最叫她难以忍受的是，埃尔潘太太来到她的房间，自行打开了她那珍贵的玩具抽屉，拿走了她最喜欢的那块薄纱布——她曾用这块薄纱布装扮成灰姑娘去参加过舞会。戴妮丝嚷了好长时间。世界上的人多么可恶、凶狠，简直坏透了。她哭喊了两个多小时，吕尔斯来替她洗脸，并把那块纱布还给了她。晚上她非常听话，笑个不停。